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机制

——以广东汕尾妈祖信仰为例

万建中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该建立在对其生存机制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汕尾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十分优越,进入到可持续的运作态势。其表现在既不断涌现妈祖显灵的辉煌事迹,又将妈祖信仰融入国家主流话语体系,民间信众和政府共同促进了妈祖信仰的传播与发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机制;妈祖信仰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3-0072-04

On the Survival Mechan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the Mazu Belief in Shanwei of Guangdong

Wan Jian-zh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ught to be based on the sufficient comprehension of its survival mechanism. The survival mechanism of the Mazu belief in Shanwei of Guangdong which has been listed as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very advantageous, and has moved in the trend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On the one hand, more and more splendid stories about Mazu's showing its power are springing up; On the other hand, the belief of Mazu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National mainstream discourse. Common believers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together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lief of Mazu.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rvival mechanism; the Mazu belief

从生存机制的角度而言,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就在于物质形态本身,即某一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孤立地存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并非“非物质”形态本身,而在于其不同种类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即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可能孤立地生存,其必然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要素构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关系”恰恰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机制。那么,“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下面以广东汕尾妈祖信仰为个案,讨论这一命题。

1 妈祖作为一个神灵,一个为中国东南沿海民众普遍信仰的对象,其影响力波及许多国家。妈祖显灵的历史即历代文献记录、妈祖神像、关于妈祖的口头传说、关于妈祖的文学创作、祭祀仪式以及与妈祖有关的经济文化乃至学术行为

等等,彼此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妈祖信仰的话语网络。

妈祖信仰之所以源远流长,主要在于其本身释放出来的精神魅力。妈祖,被奉为救人济世的保护神,被视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榜样而千古传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并不能一拜就“灵”,直接拯救人们于危难之中,而主要是让人们在精神上得到安慰,成为人们精神上的依靠和支柱。神圣的妈祖并不能自我展示自己伟大的力量,她只能矗立在凤山祖庙里和凤仪台上,默默地接受着成千上万朝拜者的朝拜。

然而,妈祖的神力的确是存在的,这一点,包括汕尾人民在内的所有信仰者都坚信不疑。在“凤仪台妈祖石像”解说词中有这样一句话:“登临凤仪台,妈祖石像以晴空祥云为背景,衣袂飘扬、远眺

大海、端庄与肃穆中透着慈祥和博爱,她在默默地赐福人间庇佑着渔民的平安归航,给人以自信和安慰。“妈祖信仰无疑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像是雕刻出来的,物态的,可当地人完全没有视之为一座高大的艺术品。神像即她,即妈祖神。对她的信仰则是非物质的。在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信仰大概是最最意识的了,完全处于物质的反面。可以肯定,仅有物质形态的妈祖雕像,并不能形成妈祖信仰,那么,在妈祖信仰的过程中,人们是如何让妈祖既具体可感又可信的呢?

“这个庙里的神很灵验”,“那个庙里的神很灵验。”在海陆丰地区,人们最崇拜的神灵是妈祖,因为她是最灵验的。她是如何获得这种“灵验”的呢?在妈祖信仰活动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人们在不断制造妈祖显灵的传说。发源于福建湄洲的妈祖信仰自产生以来,有关妈祖“庇护漕运”、“御敌退寇”、“拯救渔民”和“惩恶扬善”等传说在其信仰圈内外广为流传。妈祖的出生就是一个显灵的过程。宋建隆元年(960)的农历三月廿三,“地变紫,有祥光异香。”诞之日,异香闻里许,经旬不散。”翻开妈祖史录,仅宋朝,自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至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的106年间,妈祖得到皇帝褒封有14次之多。其中,妈祖被封“夫人”4次,晋封“妃”10次,这是宋代朝廷赐封次数最多的一个民间神祇。妈祖获封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显灵。妈祖第一次受封是在宋宣和五年(1123)。给事中路允迪奉旨出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妈祖显灵,路允迪得以逃生。由此获得宋徽宗赐予的“顺济”匾额。

妈祖似乎是实有其人,原名林默,她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拯救遇难舟楫,教人趋吉避凶,被人称为“神姑”。宋雍熙四年(987年)九月九日,因驾舟出海救险没有回来,人们传说她已“升天”。此后数百年间,屡屡祈祷有应,为人化险。历代皇帝处于种种原因,先后36次予以叠奖褒封,从“夫人”、“妃”、“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最终使其成为海上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格。这大概是妈祖由人升格为神的历程。这一过程同样是由妈祖显灵的事迹建构起来的。为了保持崇拜妈祖的观念和行为这类文化符号的神圣性及神秘性,人们让妈祖附会在一个个“真实可信”的显灵传说之上,并成为口述史世代传播下来。传说诠释了妈祖信仰的起源和发展,并纳入了深入人心的祖先崇拜的意识(“妈祖”这一称谓便带有祖先、先母的意思)。这样,已具威慑力和权威性的传说便成为沿海渔民相互(主要是年长的对年轻的)训诫的宗教式话语。

有了异域妈祖的显灵传说,并不足以表明妈祖在当地也能显灵,于是各地都需要建立自己关于妈

祖显灵的传说,海陆丰地区也不例外。这些传说在民间口头流传,有的依附在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如同治《海丰县志》之“杂记”记载:“嘉庆乙丑,海氛大炽,贼船数十泊近三江洋下村,民窘猝无措,咸吁诸神,神示~以免恐,众乃奉天后像出以御灾。维时,贼锐如雷,未到岸而铍子皆坠。我众乘风放砲,辄毙巨首,贼以主帅无人,携贰遁去,人遂得安,神之力量也。”有的情节离奇曲折,有点不可思议,如乾隆《海丰县志》之“附载”记述:“大德港天妃庙,海舶出入必祷。春冬二时,守庙者舁神像至乡落抄化,各投钱米为香资。有一亡赖与神争道,挥拳毁像,后病,其家闻卧内唉语声,入视之,惟见空床。仰视屋上缺一瓦,举家惊惶,踪迹竟无觅处,后数日,守庙者报,庙前有一尸跪水中,家人往视,舁归葬。”妈祖具有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伟大神力,并非妈祖自己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是这类显灵传说。而一旦妈祖信仰转换为民间口头传说,也就将自己固有的神圣力量张扬开来并移植给了传说,或者说民间信仰在传说中得到转换和加强。如此,与其说妈祖信仰作为一种习俗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不如说妈祖信仰作为一则口承文本,存活于民众的口耳之中。信仰习俗只是一个空壳,传说则是血肉文本。

这两则传说被编在正史之外的“附记”和“附录”中,其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不论是真实还是非真实,妈祖显灵传说都是对妈祖崇拜的一种想象性叙事,是对妈祖崇拜及其祭拜行为的诠释。叙事和诠释的目的在于确认和提升所有与妈祖有关的信仰活动的历史文化地位,并注入历史的逻辑力量。给一种信仰提供的传说一般不是一个发生过的事实,却成为当地人一种“集体记忆”的历史资源。

妈祖显灵的传说,不是史学家们定义的历史。但关于妈祖信仰的最初的历史没有其他的记录,只有上面的传说。传说自然就进入民间信仰的历史话语之中。而且当地百姓对此坚信不疑,成为支撑妈祖信仰的最有力的依据。在汕尾,人们都是以神圣的毋庸置疑的口吻讲述妈祖的,妈祖传说超越了民间文学的文体定义,成为事实的同义语。妈祖传说具有明显的虚构特征,妈祖显灵的传奇性反而透视出当地人历史建构的本质。

然而,任何民间口头传说都有一个成千上万次被“重复”的过程。所有的传说者都是在进行传说的传说,尽管讲述传说和听传说的当地人并不会刻意去追问其是否真实,但上面所引关于妈祖显灵的传说,距离我们毕竟过于“遥远”。要使妈祖信仰继续深入人心并富有当代意义,还需要建构新的妈祖显灵的传说。

2

妈祖信仰生产机制建构的另一手段就是丰富妈祖信仰的叙事,即发现和编制有关妈祖显灵的重大事件。对事件处理的方式和行为的叙述是具有解释意义的叙述。在有关妈祖显灵事件(故事)中,可以提供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叙述者之间对话的空间。当事人行为本身具有叙事性,可以被视为准文本。妈祖显灵的重大事件必然引起当地人更大的关注,并投入更多的讲述热情和欲望。为了提高讲述兴趣,渲染显灵的神奇及真实性,事件获得了令人兴奋的情节化处理。情节化既是一种叙述方式,也是一种解释手段。妈祖生存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正常的仪式过程之中,更存在于事件之中。事件可以将琐碎的妈祖民间信仰行为连接为一个连续的可供理解的整体。事件就是“故事”,“故事”是最需要解释,也是最值得解释的。

位于汕尾凤山之巔的妈祖石雕像,高 16.83 米,重一千多吨,由 468 块来自妈祖故乡的花岗岩石雕刻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妈祖雕像之一。据罗镠和苏景怀的记述,围绕可否建造妈祖石雕像的问题,凤山祖庙文物管理处、修建理事会全体成员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众说纷纭。正当大家各持己见,主意难定之时,一个意外的事件使大家愕然,正在修复凤山祖庙正门时,夹层的石灰脱落,现出一副对联:“地道安贞波澄汕海占坤德,天心慈爱瑞霭凤冈见母仪”,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妈祖太灵了,今天我们难定的事,先人已有安排了”。在修建妈祖石像的过程中,妈祖也频频显灵。1994 年 9 月 7 日,妈祖石像封顶这天,理事人员及施工人员早早地来到山下准备恭迎妈祖升座。为确保妈祖石像安装这一最关键的程序顺利进行,特地安排经验丰富的汕尾市港务局装卸公司陈师傅担当此任。他熟练地操作叉车,正准备把妈祖头像放上卷扬机平台时,怪事发生了,叉车突然停车,陈师傅被这突如其来的故障吓住了,他不敢怠慢,紧张地逐项进行检查,结果没有发现毛病。凭着他二十多年的老经验,又是一部新叉车,怎么会出这样的故障呢,他急得满头大汗,恐怕误了安装的时辰不好交待。这时,福建的石匠说:“今天妈祖升座,你们有没有拜妈祖禀明?”大家恍然大悟,立即盛上香烛,虔诚恭拜,口里念念有词,礼毕。指挥人员叫着一、二、三起动,陈师傅按动按钮,叉车竟应声发动起来,在场的人们齐声欢呼:“妈祖太灵了!”^{[1](P66-67)}

妈祖的辉煌的显灵历史当然值得重复叙事,但不断重复,毕竟显得雷同乃至干巴无味,成为老生常谈,缺少可供继续阐释的空间。妈祖信仰生存机制中令人担忧的困境主要不在于妈祖显灵的事迹描述得不客观、不忠实、不细致,而是其中没有故事,没有

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引人入胜的“悬念”。听故事的人被悬念所吸引、引导,就是对事件的连续性的理解。只有对妈祖显灵的事迹进行“情节化操作”,才能达到真正的细致和生动。

如今,渔民在海上遇难事故大为减少了,要建构与过去相同内容的妈祖显灵的传说已缺少现实的依据,构筑高大宏伟的妈祖神像为新的妈祖显灵传说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凤仪台妈祖石像是按妈祖本人的旨意建造的,在建造过程中又一再得到妈祖的神助。像清代徐葆光所撰的《天妃灵应记》之类的书很多,里面充斥了妈祖救海上遇难之人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只以传说本身的形式存在,一般没有其他的参照物。而罗镠和苏景怀所记述的传说不同,传说神圣化了妈祖神像这一具体可感的实体。

妈祖显灵传说的演进,必定最终会围绕与妈祖有关的纪念物展开。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对传说与当地历史文化的密切关系予以特别关注,认为这是传说的主要特征:传说总是和特定的事物相关。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异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之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2](P26-28)}妈祖庙及妈祖神像是祭祀妈祖仪式活动的核心,所有的祭祀活动都围绕这些纪念物而展开,当然,妈祖显灵传说的建构也不例外。妈祖显灵的传说、祭祀妈祖的仪式及妈祖庙、妈祖神像三位一体,共同营造出一个神圣的空间。这三个方面的排列从虚到实,也可以说是从非物质到物质,妈祖庙、妈祖神像是这一信仰体系中的核心和基础,没有妈祖庙、妈祖神像,神圣的空间就无从建立,传说也无事可传。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妈祖显灵传说,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某些“物质”形态,传的和说的都是某种具体可感的文化景物。倘若与妈祖有关的各种景观和建筑物不复存在了,妈祖显灵的传说便很可能处于危机之中。正因为如此,后来人总是在依据已有的传说,修建人文景观。妈祖显灵传说的流传一直伴随着这类相关景观的建造。这种建造,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纪念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丰富当地人文环境,潜在的目的恰恰是满足了妈祖显灵传说本身的流传。每一个人造景观,都是为后人提供的讲述范本。妈祖显灵的传说伴随着妈祖信仰,一直会讲述下去,一直会得到讲述。

许多真实的“业绩”附会在妈祖身上,层累地构建了关于她的传说。表面上,这些历史传说充满了时空错置与幻想虚构,但是如果不去探究关于她的事迹真实与否,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信息,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何妈祖的历史要如此记忆和传播,

对妈祖的生存机制有更全面的理解。落实到某项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存机制其实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物质文化遗产依据的是遗留物,而作用于意识或精神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不断强化当地人对其的信仰,否则便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3 除了书写妈祖本身辉煌的历史之外,坚固妈祖信仰生存机制的必要途径,就是将妈祖信仰植入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强化妈祖信仰的时代效应和给予国家—民族的话语权力。

妈祖诞(农历三月廿三日)这一天,妈祖祖庙举办的民俗祭拜、民间艺术巡游、彩炮会等活动,吸引了近至汕尾附近县市,远至港澳台、海外的信众前来参加。场面热闹非凡,历年不衰。妈祖诞这一天举行的凤山祖庙炮会是一种深受民众喜爱的活动,抢得“炮头”者预示着其运气好,大吉大利。2006年四月二十日(农历)笔者曾在雨中,和当地人争抢“炮头”,竟一无所获。目睹抢得“炮头”者欣喜若狂,自己甚为失落。俗话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在如此强烈的信奉语境之中,几乎所有当地人都在努力制造妈祖显灵的“事实”,从而经营着妈祖信仰生存的生态环境,优化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

目前,由于政治因素,民间信仰难以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妈祖信仰则榜上有名。主要原因是妈祖属于海峡两岸共同的信仰,对海峡两岸同胞而言,具有同根共源的认同意义。而一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便又要迎合国家制度的规范。2006年4月19日至21日,由汕尾市人民政府主办,汕尾凤山祖庙旅游管理处、汕尾市城区科技文化局、汕尾凤山妈祖祖庙理事会承办的第二届汕尾市城区中华妈祖文化节隆重举行。文化节期间,召开“妈祖文化与和谐社会”研讨会,来自北京、广州、深圳、佛山、汕头、台湾、日本等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妈祖文化研究爱好者近四百人参加了会议。妈祖信仰与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是主动将妈祖信仰纳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之中,使其获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妈祖文化节由当地政府主办,沿袭了妈祖历来为国家祭祀的传统,更是突显了妈祖信仰公开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相对于其他地方神灵信仰,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显然要优越得多。

妈祖能够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更为主要的因素在于其由民间信仰提升为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话语建构或

能够产生大家庭和统一意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得到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功能性的特别关注。据统计,如今世界上妈祖信众近两亿,妈祖庙近五千座,分布在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英国、南非、日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29个国家,在台、港、澳地区,妈祖信仰非常普遍。妈祖已然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文化符号,成为联结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

“凤山永秀月明天开人间安乐怀圣母,祖庙长灵风静浪息世界和平颂女神”,这是凤山祖庙广场廊柱上的一副对联,在妈祖石雕像下也有著名书法家、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的题词“世界和平颂女神”。“世界和平女神”是汕尾地区信众对妈祖的特别尊称,这一尊称将妈祖信仰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境界,与当今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联系起来,符合当前中国大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宗旨。如此,妈祖信仰便可以得到国家认同,堂而皇之列入国家祭祀。这些转化和提升,是妈祖信仰生存和发展的最有效的举措,使之生存的机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状态。

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错综复杂,既包括能指,也包括所指;既包括非物质,也包括物质的因素;既包括妈祖信仰内核成分,也包括其生存的文化环境,甚至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应该从整体意识的时空领域理解妈祖信仰,探询其生存机制。以上从不同的方面,妈祖信仰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阅读,不仅大大加深了对其实意义和地位的理解,也可以促使我们更加全面而又动态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机制,从而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

[参 考 文 献]

- [1] 罗镛,苏景怀. 石像传奇[J]. 中华妈祖, 2005, (2).
[2] (日) 柳田国男, 连湘译. 传说论[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5.

收稿日期 2008 - 03 - 20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刘连芳]

[作者简介] 万建中(1961~), 江西南昌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民间文艺理论理论, 中国民间散文叙事, 中国民俗史。北京, 邮编: 100875。